



姘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妍 居

(上)

〔日〕渡边淳一著

傅伯宁 赖明珠 译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年·沈阳

姘 居

Pinju

[日] 渡边淳一 著

傅伯宁 赖明珠 译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生印刷厂印刷

字数:469.000 开本:787×1092^{1/32} 印张:23

印数:1—150.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金苍大

责任校对:柳 莺

封面设计:

ISBN 7—80527—070—8

I·23

定价:4.80元

作者简介

渡边淳一，男，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是一位获有医学博士学位的著名作家。

渡边淳一在文坛上笔耕多年，收获颇丰，一九七〇年获日本第六十三届直木文学奖(作品《光与影》)。一九八〇年，他又以《遥远的落日》获第十三届吉川英治奖。

内 容 简 介

《姘居》(又译《化身》)是日本一九八六年的畅销小说,发行六十万册。

小说描写了五十多岁的作家秋叶在东京银座酒吧迷上了来自北海道的年轻侍女雾子,并和她暗地姘居。秋叶根据自己对女子的设想,以一个成年男子特有的经验给雾子以肉体上的快乐和意识上的影响,最终脱去她的土气和稚气,将她造就成一个令人艳羡的成熟女子。雾子在肉体上成熟的同时,其精神也发生了玄妙的变化。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已消融在对男人的依附中。于是她开办服饰店,在自己喜爱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从而摆脱了秋叶的束缚而独立存在。秋叶想永远占有雾子的意愿也随之成为泡影。作品正是通过秋叶从金屋藏娇到幻灭和雾子从自我发现到自我拯救两个过程的展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维系两性恋情的不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快乐,此外还有更主要的,传统中那种依附式的永恒爱情已经成为过去。两性之间,首先都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其次才是二者的结合。

目 录

春	夜	1
夏	草	53
梅	雨	109
云	海	142
晚	香	202
摇	光	236
白	夜	298

春 夜

新干线列车越过多摩川，进入东京，此时暮色已淹没了街道。

秋叶大三郎很喜欢这时分的东京。六点将至，大楼窗口和商店街的灯火逐一地亮了，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也开了小灯。大都会正要改变风貌，由绚烂的白昼进入神秘的黑夜。以四月初来说，今天的天黑似乎嫌早了些，也许是积压在天空的乌云所造成的错觉吧？

午后由京都出发时，已经开始下雨，不过那一大片乌云，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从箱根飘到东京。

很多人说，东京人没有故乡。不过耸立在黑暗中的大楼，毕竟还是让人有一种城市也是故乡的情怀。

在玻璃大楼的一角，映着草席色的云朵。秋叶注视着那些红黑交杂的斑点，想着抵达东京车站后要做什么。

如果直接回涩谷的家，未免有些不甘。好不容易才来市

中心一趟，而此刻市中心傍晚的街道，正预示着春天的暖意，何不浅酌小吃一番再回去？

然而，一个人喝酒实在无趣，那么找一家熟店，和酒保聊聊天吧，又会妨碍人家做生意。注视着车窗，秋叶依次寻思着一些住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朋友。

那些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正忙着搞事业，如果火车到站以后，拨电话给他们，他们还在公司吗？就算在，也未必有空。

要不是傍晚的街道使他临时起意，早在离开京都前，就该先拨个电话去了。

怀着些微悔意，秋叶看到了有乐叮的霓虹灯，脑中忽然浮现出能村平太的脸。

能村是秋叶高中同届的校友，如今是一家大型家电企业的广告部主任，和搞文艺评论的大学兼任教授秋叶，可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但正因为如此，两人谈起话来，就比较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这家伙虽然也是个大忙人，但或许会在吧？”秋叶自言自语着，并想起能村那边的另一个女人。

他不记得她的名字，印象中那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

火车准时在六点十八分抵达东京车站。秋叶身穿一套棕色西装，肩上挂着一条围巾，右手提了一个小旅行袋，直下月台。

四月，正值新学期的开始，大学新生和送行的母亲，分外引人注目。在月台较深处，有一群人围成圆圈，象在为调职的朋友送行。

秋叶穿过人群，直下阶梯，在新干线剪票口左边的公用电

话前停下来。他一边回忆着能村平太的电话号码，一边按着按钮。居然能村现在还在公司。

“我现在在东京车站，你晚上有空吗？”由于自己是心血来潮，说话采取低姿态。

“我正去参加一个厂商的晚会，有事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不想回家。”

“我八点以后有空，你能等吗？”

八点？还有两个钟头呢。应该会有地方打发时间吧？秋叶想了一下，说：“好，我等你银座见，好吗？”

“好吧，那里比较近。”

“哦，对了，有个女孩子……忘了什么名字，有点土气，看起来孤苦无依的样子……”

“孤苦无依？”

“就是说想吃味噌青花鱼汤的那个。”

“我知道了！是里美。里美怎么了？”

“我们在里美那家魔吞见面吧？”

他直接喊出店名，能村似乎吃了一惊。

“你对里美有意思吗？”

“没这回事。只是上回听她说的话很有趣。”

秋叶指的是能村约里美吃饭的事。那一次，并不是正式的邀请，只是随口提议，结果里美说她想吃味噌青花鱼汤。

他记得当时能村苦笑着说：“车站或大学附近的饭店当然有这道菜，但是在银座要吃味噌青花鱼汤，可就难了。”

然而秋叶却为里美的话感动不已。

秋叶多的是妖艳的女人，但象她这种想吃味噌青花鱼汤

的倒是罕见，秋叶就是喜欢她的朴素。但那次是见面，并没有发生任何事。

在银座林荫道的街角上，有一家专卖高级外国货的店，魔吞俱乐部在同一栋大楼的第六层。

魔吞这两个汉字，是从法国小说家蓝波作品中的人物音译而来，选用的字虽然奇怪，“吞噬魔鬼”倒也很有些银座声色场所的味道。此外，这里的老板娘有一张圆脸，和曾主演电影《情妇玛依》的凯瑟琳·奥弗莉有点象（译注：80年代重拍的《情妇玛依》由凯瑟琳·丹妮芙主演）。

秋叶直出电梯，站在店前，目光移到门口右首的一个文字键盘上。

这家店采取会员制，要进去的话，先得在键盘上按出一组固定的句子。

“风中的羽毛……”

秋叶念着，按下“风中的羽毛”。这五个字正是所谓的暗号。刚按完，门便由内侧开启了。

他知道这句话出自于威尔第歌剧《弄臣》的歌词：“女人心，变幻莫测，一如风中的羽毛……”说不定店主正是要每个光顾的客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这家俱乐部总共只有两个包厢，长形的地板，中央摆了一张S形的大桌子，顾客坐在桌旁，就有吧台的感觉。为了客人不至于脸对着脸，桌子上有柱子或小酒柜，巧妙地保存了隐秘性。

夜晚的俱乐部，本来就是男人游乐的场所，但在刚进来的一瞬间，大多数人还是有点紧张。门一开，酒保喊道：“欢迎光临

临。”先到的客人也回头看，这时向里走进来的人的表情可就不尽相同了。

有的人羞愧地低着头；有的自认是熟手，便抬头挺胸；有的则四下张望，看有没有认识的人。

秋叶希望自己的举止尽量自然。

“不过能村只带他来过两次，他还是有些窘迫。”

“您一个人吗？”

“能村大概等一下会来。”

服务生似乎知道能村的名字，便把他领到 S 型桌子前面。

“就用能村先生的酒好吗？”服务生说完，去准备冰块及矿泉水。尽管时间还不到八点，店里已经很挤了。这里的女孩既年轻又有几分姿色，这点可能是叫座的原因。

坐在俱乐部的位子上等小姐的时候，心情最不稳定，如果只有一个人，更是手足无措，只有靠吸烟来熬时间。秋叶叼着烟，正要用打火机点的时候，身后有个人说：

“对不起。”

回头一看，老板娘手中的打火机已经凑上来了。

“真难得，你会一个人来。”

“我和能村约八点。”

“谢谢。你是……秋叶先生吧？”

只来两次，就记得名字，这女人不愧是老板。秋叶从西装的内口袋掏出名片给她。

“今天算我的帐。”

“没关系，算能村的好了，反正他每天都来。”

老板娘笑着点头。

虽然她才三十岁出头，但是在这群年轻女孩子中，只有她一个人穿和服，看起来就老练多了。她的脸孔并不算漂亮，可是丰富的表情却流露出一股聪明。

“您能来，真是我们的荣幸，不知道有没有熟的小姐？”

“这个倒没有……”秋叶慢慢吸着烟，若无其事地接着说：“上次有一个女孩子叫里美是吧？”

“那就叫她吧。”

老板娘向侍者挥了挥手，叫他带里美过来。

“秋叶先生是大学教授？”

名片上某大学教授的职务，其实只是兼任性质，他主要的工作在文艺评论，不过他想没有必要交代那么清楚。

“我这种身份，好象不应该来这里。”

“没这回事。”

老板娘口中否认，心里可能正这么想。

“里美，这边。”

侍者带来的女孩，有些困惑地低着头。不错，这正是上回坐在身边的女孩。

“我走了，请多坐一会儿。”

老板娘一走，这里就只剩下他俩了。秋叶假咳了一声，仿佛要掩饰自己指名要人的羞赧，然后又打量起里美。

里美穿着一件黄红花纹的洋装，胸前挂着白色的饰物。

比起上回的灰色连衣裙，这次要鲜艳多了，也许是老板娘要她改的吧。

不过衣服的花样仍然脱不了乡土气息，胸前的装饰品也

象小孩子挂的东西。她那瘦小的身材，走在街上会被误认为是刚从乡下来的大学生呢。

秋叶苦笑地想：这女孩还是适合吃味噌青花鱼汤。

“我上次跟能村一起来过，你记得吗？”

“记得呀，我们坐在那边。”

里美用手指着身后的包厢。

她说的没错，那时秋叶和里美相邻而坐。

刚开始，他觉得这女孩很孩子气，但多看几眼，便意外地发现她的五官十分端正，虽不是什么美人，但鼻子和嘴巴都小巧而整齐。

最叫秋叶欣赏的是她雪白的肌肤，胸部被一个蝴蝶结挡住了，但是不施脂粉的脸，以及握着酒杯的手指，都白得有些透明的感觉。

“你是不是贫血？”他开玩笑地问。

里美却认真地摇头。

他很高兴，她的肌肤及神态跟上回一模一样。

“你是新来的吧？”

“才来一个月。”

“那么……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才来二十天？”

秋叶、能村两人大约是十天前来过这里。

“第一次来银座吗？”

“是的。”

“哪里人？”

“北海道。”

秋叶点了头。白皮肤和朴实的个性，的确象北海道来的

女孩。

“喝点酒吧？”

“我酒量不太好。”

里美伸手拿起桌子上的酒瓶。这时候，他隐约见到她耳朵到后脑的曲线。耳朵也很白，脖子上的细细的茸毛在霓虹灯下闪着银光。

秋叶注视着她，想象耳朵红起来的样子。当然里美并不知道秋叶正在想这些。

她调好威士忌之后拘谨地坐着。魔吞的收费很贵，实在不该任女孩子和自己这样隔阂，但是他觉得向里美要求太多，似乎点残忍。

“家在北海道的哪里？”

秋叶拿出一根烟，想借抽烟掩饰自己的不自在。里美见他叼起烟，马上为他划火柴，连划了两三下才划着。点烟的动作也很生疏。

“函馆。”

“喔，函馆出美人。”

他听说函馆、松江、江差一带的女孩子特别漂亮，有一次他在函馆车站前见到一个卖螃蟹的女孩，为之惊叹不已。

“离开故乡以后，就直接来东京了吗？”

“我还在千叶县待了一阵子。”

“现在住哪里？”

“在腾关桥桥头。”

在银座上班的女孩，大多住在青山、四谷附近，最近也有人在银座附近租较便宜的房子住。

“是不是公寓？”

“是的。”

“很贵吧？”

“不贵，那是店里的房子。”

“原来如此，最近很多店都供住宿。”

交谈间，秋叶兴起与里美单独约会的念头。

能村应该不会破坏好事，但是，如果要约会，在能村还没有来的时候，比较好开口。然而，话到嘴边，他还是有点紧张。邀一个俱乐部的女孩子，有什么好紧张的？何况对方只是一个刚到东京一个月的小女生啊。

秋叶自己也吃惊了，也许正因为她太年轻，自己才会心虚。

上一次里美说她二十三岁，那么四十九岁的秋叶足够当她的父亲了。这是他第一次向这种年龄的女孩子搭讪。

“从腾关桥到店里，要花二十分钟吧？”

秋叶表面上镇定得很。

“晚上街上比较空，十分钟就到家了。”

“你一个人住在公寓里？”

“是的。”

里美做这一行才不久，讲话太简洁，让人无法接腔。

秋叶晃着酒杯中的冰块，听着叮当的声音。

“有没有男朋友？”

里美用力摇头。这么坦率的否认方式，看来不是假的。

“那么你都在外面吃饭罗？”

“不，大部分在家里自己做。”

“煮些什么呢？”

“很多呀……”

她似乎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再来一杯。”

秋叶喝干杯中的酒，递过空杯子。里美接过去斟满威士忌，加上冰块、矿泉水，用长匙搅拌着。

注视着她的动作，秋叶若无其事地说：“哪天一起吃饭吧？”

里美的手忽然停下来，困惑地看着秋叶。

“我们可以吃你喜欢的味噌青花鱼汤。”

“真的？”

“是呀，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吗？星期一到五也可以。”

里美的眼神仍有些恍惚，灯光下，她的额头看来有点凸出。

“怎么啦？”

“太突然了，有些奇怪。”

“奇怪？我说的是真的。这个星期六怎么样？有事吗？”

“没有……”

“那就在星期六晚上六点吧！哪里你比较熟？”

“这附近我都不熟。”

“N 旅馆总该知道吧？六点在那里的咖啡厅见。”

话刚说完，能村的圆脸就出现在门口。

能村并不很高，不过小腹凸出，看来个子很大，他高举着手，巨大的身躯缓缓移动。

秋叶看惯了，不觉得怎样，不认识的人看他走来，会感到

一股压迫感。乍看之下，他不象一个常要接触群众的家电企业广告人，不过多看几眼，会发现他有张娃娃脸，礼节也很周到。在他这一行里，一定有人缘，也颇得上司信赖。

“抱歉，久等了？”

“没什么。晚会怎么样？”

“露个面就行了。那些人可能会去银座，不过不会到这一家，不必担心。”

“要加冰块吗？”

里美出声问道。能村这才发现里美在一旁。

“喔，果然在。”

里美似乎不懂他问话的意思，默默地在能村杯中加冰块。

“好久没来了。”

能村说完，随即举起酒杯更正道：“也不久啦，十天前才来的。”

“我坐在新干线上，看黄昏的街景，忽然就舍不得回去了。”

秋叶正说着，里美要插进两个男人之间。

“不，不，你就坐原位。”能村赶快制止。

当两位客人只叫一位小姐时，按规矩，女的要坐在两人中间。能村之所以阻止里美这样做，很明显地要她陪秋叶。能村这人心细如发，和他的身材恰好相反。

“能村先生，最近到哪儿风流啦？”

老板娘她走过来，坐在两人中间。

“今天是秋叶说要来的。”